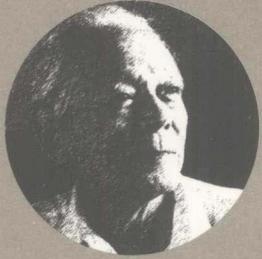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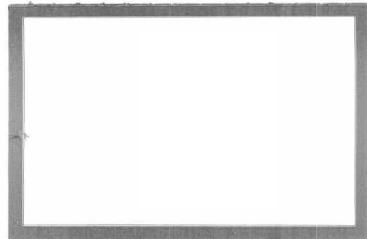
思勉文库

苏渊雷学术文集



苏渊雷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



炮
文
库

苏渊雷学术文集

苏渊雷著 房鑫亮编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苏渊雷学术文集/苏渊雷著;房鑫亮编.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思勉文库/杨国荣主编)
ISBN 978 - 7 - 208 - 10638 - 3

I. ①苏… II. ①苏…②房… III. ①社会科学—文
集 IV. ①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56974 号

责任编辑 李 莹

封面装帧 人马艺术设计工作室 · 储平

· 思勉文库 ·

苏渊雷学术文集

苏渊雷 著

房鑫亮 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5 插页 4 字数 378,000

2012 年 6 月第 1 版 201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208 - 10638 - 3/B · 922

定价 50.00 元

总序

杨国荣

“思勉文库”系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部分著名学者的著作选辑，文库的选编由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主持。

华东师范大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 20 年代，其前身包括大夏大学、光华大学等高校，80 多年来，这里先后汇聚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建树与学术影响的学者，如吕思勉、施蛰存、冯契、徐震堧、许杰、吴泽、王元化、苏渊雷、陈旭麓、李平心、戴家祥等。在几代学者的前后传承中，华东师范大学不仅在人文的各个领域产生了引人瞩目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逐渐形成了深厚的人文学术传统，其特点包括：注重学术积累、鼓励创造性思考、倡导严谨的学风、贯通中西之学，等等。收入文库的学术著作，从不同侧面体现了以上传统，其作者既是华东师范大学人文学科中具有代表性的学者，又在相关学术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学术影响。

文库中的著作跨越了 20 世纪的前半叶与后半叶，它们融入于学界的过程，与中国现代学术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呈现某种同步的形态。从中国现代学术的演化看，近代以来，中西之学的相遇已经成为一个基本的历史现象：二者的联系首先不是一个应当不应当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的问题。在近代以前，中西之学是在相对独立的形式下展开的；除了明清之际等短暂的、零星的接触之外，二者没有实质性的交流。但到了近代后，情况有所改变，西学的东渐以及中学对此所作的各种回应，已成为中国学术发展无法回避的历史背景。事实上，随着西学的东渐及中西之学的相遇，西学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参照背景和视域，并在实质的层面与形式的层面使其不断取得新的形态，后者同时从另一个方面展示了中国学术的开放性。20 世纪初，王国维曾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收入文库的著作，也体现了类似的视域，其中凝结的研究成果，则从不同的方面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注入了实质的内容。

在宽泛的意义上,学术思想演进的历史呈现为二重形态:它既以编年意义上的历史为其表现形式,又体现于具有内在思想关联的逻辑脉络之中。逻辑脉络中的历史展示的主要是学术思想演化过程中的内在条理、内在秩序和内在的逻辑关系,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则主要表现为学术思想史上各种体系之间的先后发生、前后相继的关系,这种关系往往可以用描述的方式加以把握。当然,逻辑脉络中的历史与编年意义上的历史并非互不相关,事实上,二者是同一思想演化历史过程的不同面向。

与学术思想史的以上区分相应,从研究方式上看,可以区分两种进路,其一侧重于历史考察,其二则更多地指向理论的阐释。理论的阐释主要以思想的内在逻辑关系作为出发点,侧重于揭示思想衍化的内在脉络。作为研究方式,理论的阐释的特点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就特定的思想系统而言,理论的阐释主要在于揭示、把握一种学说系统的主导原则与观念,并进一步分析这个主导的观念和其他相关论点之间的关系。在考察、梳理具体的思想系统时,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侧重于把某一思想系统的多方面的内容归属主导的原则,或者说,将一种体系的不同内容纳入其主导脉络或主导原则。以理论的阐释为方式,体系中的多重思想趋向,往往被置于同一主导原则或宗旨下加以理解;体系之中各种观念之间的联系,也每每被视为主导原则的体现或逻辑展开。从不同的学说体系之间的关系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更多地侧重于揭示各个体系之间内在的共同趋向、思想脉络、逻辑关系,等等。

与理论的阐释相对的是历史考察的方式。历史考察以思想史上具体的思想情景作为出发点,更多地关注一个思想体系自身的多重性和多方面性,包括思想可能具有的内在张力。在确认思想体系内含多方面性、多重性的同时,历史考察进一步试图从不同的侧面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如果存在内在张力,则具体考察这种张力对体系的内在影响以及它形成的内在根源,等等。同时,它又更为关注思想发生的历史背景,注重考察一种具体的学说系统与一定时代社会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此外,它也注意从经验的层面上考察制约思想体系的多重因素,包括生活处境等对思想家思想演化过程的影响。质言之,历史考察的方式更多地表现为将思想体系还原到它所处的具体历史背景(具体的思想史情境)中,由此再现其具体性、多样性和丰富性,并对这种具体性、多样

性和丰富性形成的根源给予历史的解释。

从学术思想史研究来看,理论的阐释的方式和历史考察的方式都不可或缺,如果忽视理论的阐释的方式,仅仅专注于历史考察,往往会使思想史研究流于对一些枝节的琐碎关注,把注意之点主要放在那些思想史上的个别、特殊的细节,而难以真正把握思想演化过程所具有的内在的逻辑关联与脉络,这样思想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容易变成材料的罗列或单纯的语境分析。反之,如果仅仅关注理论的阐释的方式,而忽视历史考察的方式,思想史研究往往会忽略思想演化过程本身所具有的丰富而具体的内容,将思想史化为抽象的概念演化过程,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就会有意无意地略去思想史本身所具有的多方面的丰富规定,使之成为一种抽象、空洞的逻辑框架。

进而言之,历史考察与理论阐释之间关系,同时涉及历史的回溯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就史论史或为历史而历史的过程,在更深的层面,它同时也与我们今天的理论建构和理论思考相联系。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时代有原创性的学者,总是在回顾、总结以往学术思想成果之后,进而提出他们自己的见解,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历史的叙述之上;而学术思想史的研究,则为这种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思想的资源。不难看到,在历史的考察与理论的阐述以及理论的建构之间,存在着积极的互动过程。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二者可以有所侧重,但有所侧重不能理解为彼此划界,史与思无法截然分离。

收入“思勉文库”的著作尽管研究的角度不同、对象各异,但都在不同的意义上展现了历史衍化与逻辑脉络的统一。从中,我们既可以感受历史的深沉,也不难领略思想的睿智。在学术进路上,文库中的著作固然存在不同侧重:一些主要以历史源流的疏通为指向,另一些则更多地关注于理论的阐释或理论的构建,但这种不同的侧重,又基于史与思的统一这一共同的基础。要而言之,以“学无中西”、“史”“思”的统一为视域,文库中的学术著作既展示了富有个性的理论品格,又蕴含了深厚的学术积累意义,由此,它们也在中国现代学术思想史上留下了难以抹去的思想印记。

2011年7月28日

目 录

《李杜诗选》导言	1
《元白诗选》导言	24
试论中国古典诗歌的优良传统	39
试论司马迁的散文风格	53
漫谈书法与姐妹艺术的关系	72
论韩柳、刘柳诗文风格异同及柳的独创性	78
杜诗流派异同论	
——纪念杜甫诞生一千二百七十周年	85
晚唐四家诗合论	95
情想无碍 天人合一	
——漫谈诗画同源、通感及其创作方法的关系	113
论王渔洋的诗说及其风格兼评代表作	
——《秋柳》四章	123
试论清诗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总结性	130
《李太白集·杜工部集》前言	136
略论苏东坡诗词散文及其在书画艺术方面的成就和特色	146
文化综合论	150
论我国学术之新途径	169
章学诚新传	173
论龚自珍	178
马班史汉异同论	191
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的史学成就及其异同	206
文史研究方法论	240
孔学三论	251
天人之际三纲领	
——论《易传》立天、立地、立人的三才之道	273
劬堂史学论文选序	281

中日文化交流史述评	286
玄奘研究三题	295
略论我国近代学者研究佛学的主要倾向和成就	304
论佛学在中国的演变及其对社会文化各方面的深刻影响	315
禅风·学风·文风		
——《五灯会元》新探	348
略论“入唐八家”及中国高僧对于沟通中日文化的		
卓越贡献	361
中国禅学史·早期禅法	369
附录	383
苏渊雷先生小传	384
苏渊雷先生著述目录	388
整理后记	391

《李杜诗选》导言^{*}

一、李白、杜甫所处时代的交错性

唐朝是中国古典诗歌最有辉煌成就的时代，所谓“盛唐”，约当开元、天宝五十年间（公元713—763），更是唐朝古典诗歌登峰造极的黄金时代。李白和杜甫几乎同时出现当日的诗坛，恰恰是反映出那个充实而有光辉的时代的两面鲜明无比的旗帜。他们不但批判地继承了风骚乐府以迄六朝声律的优良民族传统，而且广泛地吸收域外音乐舞曲和南北民歌形式，天才地创造出惊心动魄、回肠荡气的诗篇：一方面总结过去，同时为中国诗歌艺术开辟出一条宽广而坦荡的道路。他们有时用一种清真刚健的调子，歌唱那统一繁荣、乐观向上的时代；有时又挟着沉郁顿挫的感情，预感到暴风雨将临前夕、带来盛极而衰逐渐走向下坡的苦难，而寄予深切的同情。一句话，弥漫着当日整个诗坛的是一派积极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精神，而李白、杜甫又恰恰是通过这错综复杂的时代遭遇和生活实践，各以特异的风格，在最大的一致上，体现了那个不平凡时代整个民族的命运和动荡的灵魂。这就是被称为“诗仙”李白和“诗圣”杜甫为什么能够在悠久的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迥出时流、站在诗歌艺术的最高峰，手挥目送，以全力陶铸灵魂、鼓舞人心的缘故。

原来唐朝是在隋末农民大起义相对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对于农民和一般知识分子，统治阶级一开始就采取比较开明有效的措施，因而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时社会的内部矛盾，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创设条件，同时也为自

* 《李杜诗选》，苏渊雷选注，春明出版社1955年12月第1版。

已打下巩固的统治基础。如在经济上,实行限制大量占田的均田制,满足农民对于土地的要求;在政治上,通过“明经”、“进士”的科举制度,使大批出身寒门的新兴士族,得有参与政治活动的机会。随着社会经济的一般上升和国防力量的空前雄厚,在对外形势的扩张下,国际交通和贸易相应发展起来了,因而刺激了中国工商业生产的不断高涨,同时带来了国外文化特别是西凉一系音乐(蛮歌、蛮舞、蛮调)和印度佛教文化(梵诵、雕塑、绘画)对于唐朝文学艺术的影响。这些异国情调加上国内统一后南北文化的融贯,益使上层建筑之一的文艺,得到全面勃兴焕发的机会;而当时社会财富的累积,人民生活的安定,民族意识的发扬,也达到了封建社会上升期空前未有的程度。表现在杜甫一首《忆昔》的诗里: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库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就是那个全盛时期最好的写照。可是盛时难驻,不过半世纪左右,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的腐化、权臣误国和开边黩武政策招致的恶果,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安史之乱一起,所有种族矛盾阶级矛盾一齐爆发起来,盛唐时期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李白因为较杜甫早生十二年,所以还赶得上那个在各方面都可以扬眉吐气的时代,五十五岁前大部过着狂歌痛饮、飞扬跋扈的生活,可是晚岁凄凉也亲眼看到河山破碎的惨剧,并且他自己也受谤磨难以死;杜甫虽曾度过短期“裘马清狂”的生活,但是长安十载的乞食,已面临安史之乱的前夕,民生憔悴,险象环生,接着渔阳鼙鼓,两京沦陷,他的大半生就在流离颠沛中过去了,因此感情更沉郁,体验更深刻,同情心也更深广了。杜集中所以绝少李白那种飘逸豪放的诗篇,可以说是他们所处时代错综复杂互相映发的结果。

上面正是李杜所处从盛唐到中唐交错时期的历史背景,也是二人诗歌的实质和风格为什么一偏抒情、一偏写实,一多享乐气息、自豪感觉,一多眷怀家国、低吟时事,有时一致、有时互异的主要契机。

二、李白、杜甫的生活实践和创作过程

李白字太白，生于唐武后长安元年（公元701），卒于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六十二岁。自称家本陇西，为汉飞将军李广的后代。五岁左右，他的父亲李客，携同全家从遥远的西域移居四川绵州彰明县青莲乡，事实上四川是他成长的故乡。

（701—725）二十五岁前。读书击剑，自称“十五好剑术”、“十五观奇书”，与赵蕤隐居岷山（峨眉）。

（725—735）二十五岁后。出川，远游襄阳，谒韩朝宗，识孟浩然。江陵遇天台司马子微（承祯），谓白有“仙风道骨”。结客扬州，散金三十万。还居安陆（今湖北钟祥），就婚许相国孙女，自谓“酒隐安陆，蹉跎十年”。

（735—742）三十五岁后。北上太原，交谯郡元参军；识郭子仪于行伍中，言于主帅，脱其刑责。东游山东，寓家任城（今济宁）；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隐徂徕山，号竹溪六逸。南游吴越（今江苏、安徽、浙江一带）。

（742—744）天宝元年，四十二岁。游会稽，道士吴筠荐之于朝，应诏入京；贺知章遇于紫极宫，许为“谪仙人”。见《乌栖曲》，谓“可以泣鬼神矣”！玄宗召见金銮殿，论当世事，草《答蕃书》，以七宝床赐食，御手调羹以饭之。供奉翰林，专掌密命。长安三年，与贺知章、汝阳王（李）琎、崔宗之、裴周南等为酒中八仙之游。性格高傲，不为亲近及权贵所容，终被排挤出京。在洛阳和杜甫相识，结下深厚的友谊。

（744—755）请北海高天师授道箓于齐州紫极宫。从此浮游四方，北涉燕赵，南游淮泗，时往来齐鲁间，游梁宋最久。与杜甫、高适，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金陵遇魏万，相见契合，谓白“眸子炯然，哆如饿虎，或时束带，风流蕴藉”。李白因尽出其文，嘱魏万编集。往来宣城诸处。

（755—762）自宣城至庐山。安史乱起，参加永王（李）璘抗战军，璘军败，

白被累获罪，长流夜郎，遂泛洞庭、上三峡、至巫山。半途遇赦得释，重游金陵。依李阳冰于当涂，以疾卒，葬于采石，后迁青山。

李白六十二年中最重要者四事：一为以布衣啸傲公卿间，到处漫游，诗酒飘零，为知识分子在政治活动和生活方式上创造了风流倜傥的典型性格；二为天宝元年应诏入京，展开上层的政治活动，为亲近不容，受谤放还；三为与伟大诗人杜甫在洛阳会晤；四为参加永王璘军，虽因此获罪，然爱国精神老而弥笃，赦归后犹有北上报国之请。

杜甫字子美，万年杜陵人，是晋代名将杜预的第十三代孙，又是初唐名诗人杜审言的孙子。生于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卒于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五十九岁。

（712—731）二十岁前。父闲，祖审言，家学渊源，自称“诗是吾家事”。七岁咏《凤皇》，九岁书大字。童年在洛阳度过，时时出入精通音律的岐王（李范）和崔涤的邸第中。

（731—740）二十岁后。十载漫游：自洛阳沿运河东下江苏、浙江，又北上山东、河北，“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一度回洛阳应进士试，落第。

（741—745）三十岁后。从山东回到洛阳，与司农少卿杨怡女儿结婚。与李白初次会晤，偕游梁宋，同猎孟诸。“济南名士多”，与李邕识面，与李白重游于山东。

（746—755）三十五岁后。长安十年，寄食于人，表进《雕赋》；嗣以献《三大礼赋》得名，仍不能解决出路。登慈恩塔抒忧，过咸阳桥写《兵车行》，是集中非战文学第一篇。长期失业，贫病交迫，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的胄曹参军小职，看守兵甲器仗、管理门禁锁钥。赴奉先探妻子，作《咏怀》五百字，这是杜甫划时代的杰作，反映出安史乱前社会的实况，是杜甫长安十年生活的总结。

（755—759）安禄山乱起，流亡生活开始。自沦陷区长安至凤翔，就左拾遗职，《北征》名作产生。长安收复，回京供职，不久因论救房琯得罪肃宗（李亨），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在赴华州途中，目睹惨状，先后写出《三吏》、《三别》人民性现实性最强的诗篇。几年中饱经沧桑，对政治大失所望，决定弃官入蜀，秦

州——同谷——成都。入蜀时年四十八岁，诗歌有高度成就。

(760)筑草堂于成都浣花溪上。重晤高适，作客严武幕中。

(762—764)严武入朝，成都事变，再度流亡川北梓州、阆州一带。严武再来成都当节度使，重返草堂，任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诗境渐近自然。

(765—767)严武死后，即东下云安——奉节，一住三年。夔府孤城，追忆旧游，名作《秋兴》、《咏怀古迹》皆成于此时，诗律愈细。

(770)体弱多病，出峡入湘；长沙变乱，耒阳阻水。一夕食牛肉白酒，卒于船上。

杜甫一生最重要的关节有五：一为在梁、宋与高、李同游，影响诗歌风格与生活态度；二为北征及华州途中，沿路分担人民苦难的命运，集中表现战时人民生活，为现实性诗歌创造光辉的典范；三为秦州——同谷——成都一带行旅，开辟了中国山水诗客观写实的道路；四为草堂生活时期，洋溢着伟大的人道主义精神；五为夔府孤城、暮年词赋的萧瑟感，诗歌技巧到达完美的境界。

从上面简略的年谱中，李杜生平和诗歌的方向，可以概括为下列数项：

(1) 他们同经过开元的盛时，同见过由于统治阶级的骄奢腐化造成人民的痛苦和社会的不安，同遭受安史之乱的流亡生活。

(2) 由于李白早生十二年，生活在前一时代的时间比较杜甫长些，生活比较杜甫开展些；因而反映到思想意识、诗歌风格上，也就李多豪气，杜多苦语；李以复古求解放，吸收多于创造，杜以实践为功夫，创造多于继承。

(3) 两人晚年生活遭遇和政治活动的方式不尽相同：一个参加江南永王璘的抗战军，失败被谪，抑郁以终，因而现实性人民性更强的作品多在晚年；一个在颠沛流离中麻鞋见天子、茧足荒山，眼看收复了长安，然而社会矛盾加深，民不聊生，竟不得不弃职流亡，支离东北，飘泊西南，终于穷愁而死。

(4) 两人的友谊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佳话。但是李杜初见时，李白诗名已满天下，杜甫诗格尚未定型，其间似不无受李白的影响。所以杜对李的推崇，始终有加无已。集中投赠寄忆之诗，也杜多于李。

三、反映在李白、杜甫诗中的主要精神和实质

李白和杜甫在最大的一致上，继承了《诗》三百篇以来美刺比兴的形式，楚《骚》一派芬芳悱恻的风格，汉魏乐府抑扬顿挫的句法以及六朝民歌清新婉丽的语调，而加以变化运用，创造出许多完整优美的诗篇，丰富了中国古典诗歌的宝库。就它所表现的思想性——精神实质看来，无疑地二人作品同样具有高度的现实性和人民性：

(1) 对于祖国的爱慕 平时歌颂祖国壮丽的山河,战时怀念民族存亡的命运。这在所有诗人中都可找到光辉的范例,而以李杜二人独能高度概括、重点突出,它的广阔性、深刻性、真挚性达到了空前未有的境界。

李白足迹遍天下，杜甫也自称“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对于祖国山河、自然景物，那为无数劳动人民血汗所凝结灌溉的风景线，他们不但用美丽的词藻来烘托，而且用深厚的感情来渗透，凡是经过他们流连过吟咏过的地方，总觉“江城如画”、“花柳无私”，给我们一种新的感染。李白早年所作《锦江散花楼》、《登峨眉山》等诗且不说，就出川后的作品而论，那一片锦绣河山，都在他生花的笔下流露出来了。他曾从荆门望蜀江，写道：“江水绿且明，茫茫与天平”；忆襄阳旧游又写道：“开窗碧嶂满，拂镜沧江流”，祖国风光多么明媚秀丽啊！他曾描绘过庐山的瀑布，说是“飘如飞电来，隐若白虹起；初惊河汉落，半洒云天里。仰观势转雄，壮哉造化功；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他也曾钩画出云霓明灭间的天姥峰，说是“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他爱宣城，就说“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他爱剡中山水，就说“此行不为鲈鱼脍，自爱名山入剡中”。这是何等明快健朗的笔触啊！此外，把祖国的命运和自然结合起来，在胜利途中加以热烈歌颂的，无过《古风》第四十八首：“一百四十年，国容何赫然！隐隐五凤楼，峨峨横三川；王侯象星月，宾客如云烟。”一种乐观向上、欢欣鼓舞的爱国主义精神完全体现出来了。

杜甫则从另一角度，把祖国山川刻画出一个新的轮廓来，他写秦州同谷一带的山川，真使人惊心骇目。写青阳峡就说：“林迥硖角来，天窄壁面削；硖西五里石，奋怒向我落。”写木皮岭如同他自己的诗境：“远岫争辅佐，千岩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别有他山尊！”写飞仙阁充满震恐的情绪：“万壑欹疏林，积阴带奔涛；寒日外淡泊，长风中怒号。”写麦积山石窟，只说“乱水通人过，悬崖置屋牢”；写剑门只说“连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两崖崇墉倚，刻画城郭状”。写得何等形象化啊，这是险绝的一面。至于写嘉陵江和峡中风景的，则有“青惜峰峦过，黄知橘柚来”的秋江小泛，“云气生虚壁，江声走白沙”的禹庙古迹，“入天犹石色，穿水忽云根”的瞿塘双崖，各赋山水以个性，描写忠实，得未曾有；更难的是移入作者的感情：慷慨时自然变色，如登吹台则曰“寒荒际碣石，万里风云来；桑柘叶如雨，飞藿共徘徊”；伤乱时山河改容，如长安春望则曰“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如果对于祖国山河没有执着的爱慕，这些诗句是写不出的。

说到对民族存亡的关心，李白在诗中也表现得很深刻的。人们只知他游仙好道，不知他心里和屈原一样：“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如《古风》第十九首，他一方写“西上莲花山”时飘飘欲仙的情景，紧接着就说：“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虎尽冠缨！”又如《猛虎行》里致慨“秦人半作燕地囚，胡马翻衔洛阳草……巨鳌未斩海水动，鱼龙奔走安得宁？”又如《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诗中，亦说：“四海望长安，颦眉寡西笑；苍生疑落叶，白骨空相吊！”那心情是很沉重的，敌忾心非常强烈。安史乱起，李白不愿高卧庐山，就永王璘聘参加东巡的抗敌军，为的是什么，原因很简单：“二帝巡游俱未回，五陵松柏使人哀。诸侯不救河南地，更喜贤王远道来。”“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他是以抗战却敌的谢安自许的；正如他在《南奔书怀》结尾中所说：“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到了长流夜郎半道释归时，他还没有忘记北上请缨；因病不遂时一再致叹“天夺壮士志”。“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李白爱国忧民之怀，足与天下后世人相见无愧了。

杜甫在这方面表现得更典型。他的心情几乎随着那个时代脉搏的跳动而起伏，那忧国忧时的涕泪，集中表现于《咏怀》、《北征》两首长篇名著里：“穷年

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咏怀》）；“乾坤含疮痍，忧虞何时毕”（《北征》），四句诗足以概括一切了。不但这样，杜甫在流离颠沛的生活中，仍是“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所亲惊老瘦，辛苦贼中来”（《喜达行在所》）。他为祖国的安危，有时失眠：“不眠忧战伐，无力整乾坤”（《宿江边阁》）；有时流泪：“戎马关山外，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有时闻捷则悲喜交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晚年流寓夔州时，《秋兴》八首从孤城落日的暮景想到长安昔日的繁华，用铿锵的音调、华丽的词藻烘托出诗人爱国的深情：“彩笔昔曾干气象，白头吟望苦低垂”，真是感慨系之！

（2）对于人民的热爱 一个热爱祖国的诗人，和广大的人民也是分不开的。得意时唱着自豪的高歌，苦难时寄予深切的同情，这就是诗人自别于众人之处。李杜在这方面表现得更为真挚深刻。

李白在古乐府中，被贺知章惊为“可以泣鬼神”的《乌夜啼》，就是同情劳动人民，憎恶侵略战争的名作：“停梭怅然忆远人，独宿孤房泪如雨”，两句诗传出了多少征夫思妇的哀怨。杜甫《捣衣》诗“用尽闺中力，君听空外音”二句，和它的用意正同。又如关怀妇女问题的就有《白头吟》、《妾薄命》、《长干行》等；雕塑妇女勇敢形象的就有《东海有勇妇》、《秦女休行》等。同情旱天船工牵缆之苦的有《丁都护歌》；珍重劳动人民温暖的友情就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赠汪伦》）；“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宿五松山下荀媪家》）这些都是从深心里发出的感激之词；至于悲伤征人行役之苦的，在《古风》第十四首里，就说：“三十六万人，哀哀泪如雨；且悲就行役，安得营农圃？”从劳动生产的角度上看，诗人的感叹更觉有意义了。

明代陈白沙（献章）有句：“少陵只为苍生苦，赢得乾坤不尽愁！”对于杜甫说来，是十分确切的。由于长期苦难生活的深刻体验，饥溺同怀，痛痒相关，这就使得杜甫对于广大人民的同情，达到了这样的程度：“落日悲江汉，中宵泪满床。”（《题瀼西草堂》）由于热爱人民，他经常把人民的痛苦放在第一，不但推己及人，而且自己谴责：“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抚迹犹酸辛，平人固骚屑。默思失业徒，因念远戍卒，忧端齐终南，澑洞不可掇！”不但这样，他还替人民找出穷苦的社会根源和不平的对照来：“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以上均见